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解读与现实反思

陈旭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释的异化劳动理论, 是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理论成果, 核心是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 以及劳动者被自身劳动产品支配的异化困境。本文立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原初内涵, 梳理其生成语境与核心规定, 结合当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新变化解读异化劳动的形态升级, 进而反思其批判性价值与实践启示。研究认为, 异化劳动理论依然是审视当代劳动困境的核心理论工具, 对破解资本逻辑泛化难题、建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劳动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异化劳动; 资本逻辑; 数字劳动; 人的全面发展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Chen Xu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ansu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Marx's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 hi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s a ke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his transition fro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re is to reveal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under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s well as the alienation dilemma of laborers being dominated by their own labor produc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sorting out its generation context and core regulations, interpreting the upgrading of alienated labor form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ew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capital logic, and reflecting on its cri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remains a core theoretical tool for examining contemporary labor dilemmas,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apital logic generaliz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new labor concept center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Marx; Alienated labor; Capital logic; Digital lab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0 引言

在当代社会,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劳动的形态、内涵与边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雇佣关系、劳动模式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的劳动问题与社会矛盾,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找到解释的框架与解决思路。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原初语境, 准确梳理其核心内涵与理论逻辑, 结合当代劳动形态的新变化, 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当代解读, 反思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批判性价值与实践启示, 为摆脱当代劳动困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文的研究, 既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原初内涵的回归与重申, 也是对其当代价值的挖掘与拓展, 试图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劳动问题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

1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内涵与生成逻辑

1.1 异化劳动理论的生成语境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 是对前人异化思想的批判性超越, 也是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回应。黑格尔将异化视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核心环节, 认为异化是绝对精神外化为对象世界, 进而在自我展开中实现自我回归的过程, 但其理论始终局限于抽象的精神领域, 未能触及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框架, 将异化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 揭示了宗教异化的本质: 人将自身的本质投射到上帝身上, 使上帝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 进而提出了扬弃宗教异化、恢复人的本质的主张。但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仅停留在宗教与抽象的人性层面, 未能认识到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的本质的

决定作用,也未能揭示异化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与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现实考察,将异化范畴引入物质生产领域,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却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永恒不变的自然前提,将劳动者的贫困与被剥削视为必然的经济事实,未能揭示私有制与劳动异化的内在关联。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言:“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又反过来强化异化劳动,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1]。

1.2 异化劳动的四重核心规定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事实出发,在《手稿》中系统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核心规定,构成了理论的完整框架。

第一,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者的创造物,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异己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自身就越被产品支配,陷入“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困境。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自身就越沦为廉价的商品,产品的力量越强大,劳动者自身就越弱小。

第二,劳动者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产品异化的根源是生产活动的异化,劳动对劳动者而言是外在的、被迫的强制劳动,而非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在劳动中无法实现自我肯定,只能感受到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摧残,劳动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而非目的。只要外在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第三,人同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定义为人的类本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动物的生产是本能的、局限于自身肉体需要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自由的、超越肉体需要的,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异化劳动将劳动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剥夺了人的类生活,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本质属性。

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与自身的对立,必然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的异化只有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劳动者的劳动与产品被异己的他人占有,这种占有关系最终形成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

异化劳动成为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剥削关系的根源。

2 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形态与新变化

2.1 劳动异化的空间延伸: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全景场域

传统工业时代,异化劳动的场域是边界清晰的工厂车间,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有着明确的划分。而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的发展,彻底打破了劳动的时空边界,异化劳动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数字全景式的异化场域^[2]。

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劳动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场所,远程办公、零工就业成为常态,劳动空间从工厂延伸到了家庭、道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休闲活动、社交行为,也被纳入了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在网络平台上的浏览轨迹、在各类应用中的互动行为,都成为无意识的数字劳动,为平台资本创造了海量的数据价值,而这些数据产品反过来成为支配用户行为的异己力量。劳动异化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实现了全空间的覆盖。

2.2 劳动异化的形式升级:从强制劳动到自愿的自我剥削

传统工业时代的异化劳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工人在工厂中受到资本家与工厂纪律的直接约束,劳动时间、劳动强度都由外在力量决定,异化的本质是外在的强制剥削。而在当代社会,异化劳动的形式变得更加隐蔽,从外在的强制劳动,转变为劳动者内在的、自愿的自我剥削。

平台经济下的零工劳动者,表面上拥有工作时间的自由,无需打卡上班,不受工厂纪律的约束,但实际上却受到算法的精准控制。算法通过派单机制、奖惩规则、评分体系,全面支配着劳动者的劳动节奏、劳动强度与劳动路线,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不得不主动延长劳动时间,迎合算法的要求,自愿接受算法的支配。职场中普遍存在的“内卷”现象,本质上也是劳动者的自我剥削,劳动者将资本对劳动的要求内化为自我要求,主动加班、主动提升自身的“可雇佣性”,把外在的剥削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规训。

2.3 劳动异化的边界拓展:从生产劳动到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聚焦于物质生产领域,而在当代社会,异化的边界彻底突破了生产劳动的范畴,拓

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人的全面异化^[1]。

人的情感、社交与创造力都被纳入资本增殖逻辑,成为可交易的商品。直播行业中,主播的情感表达、社交互动成为劳动产品,用于换取流量与收益;创意行业中,劳动者的创造力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失去了自由自觉的属性。人的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异化,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真实需要,而是被广告与社交媒体诱导的虚假需求,人们将消费视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陷入消费主义陷阱,而消费主义又反过来强化异化劳动——为了满足膨胀的消费欲望,人们不得不接受更严重的剥削。更核心的是,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异化,人们不再将自己视为自由自觉的主体,而是将自己视为可投资、可优化的“人力资本”,人的全面发展被简化为“人力资本”的增值,人的价值被等同于市场价值。

3 异化劳动理论的现实反思与当代价值

3.1 对资本逻辑泛化的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逻辑的批判,这一批判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代社会劳动异化的新形态,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泛化与升级^[4]。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增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不断突破原有的边界,将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的事物纳入商品交换逻辑,将原本不属于生产领域的活动纳入资本增殖过程,数字技术则为资本逻辑的泛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算法、大数据成为资本控制劳动、实现增殖的新工具。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穿透表象的批判性视角,让我们能够看清当代社会“自由”“平等”表象背后,资本逻辑的统治本质,看清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根源依然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很多人将当代劳动异化归咎于技术本身,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误区。马克思早就指出,技术本身并非异化的根源,异化的根源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数字技术本身可以成为解放人的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它反而沦为控制劳动、强化异化的工具。因此,破解当代劳动异化的困境,根本上不是否定技术,而是批判与约束资本逻辑的泛化,让技术回归到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本质。

3.2 对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探索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当代社会,要破解异化劳动的困境,实现劳动解放,必

须从四个维度出发,重构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要重新确立劳动的本体论地位,恢复劳动自由自觉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异化劳动将劳动降格为维持生存的手段。因此,要破解异化,就要推动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向“生活的第一需要”转变,让劳动者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与意义。其次,要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针对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空白,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保障零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打破算法对劳动者的绝对控制,推动算法透明化,避免算法成为平台企业压榨劳动者的“黑箱”,建立劳动者参与算法规则制定的机制,让劳动者拥有对自身劳动过程的话语权与控制权,成为算法的主人。最后,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扩大自由时间。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当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为缩短劳动时间提供了物质基础,要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规范加班制度,遏制无意义的“内卷”,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3.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建构的启示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不仅具有批判性,更具有重要的建构性价值,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提供了核心理论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破解劳动异化困境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实现劳动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完全一致^[5]。

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避免资本逻辑泛化,确保发展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让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回报,让劳动真正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要引导数字技术向善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减轻劳动者的劳动负担,优化劳动环境,而不是利用数字技术强化对劳动者的监控与剥削,实现技术与人的和谐发展。

4 结语

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本质、劳动异化的根源,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穿透力。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诞生于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但其蕴含的批判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当代社会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消除劳动异化的根源，反而使其以更隐蔽、更全面的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我们审视这些新现象、新问题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工具。

参考文献：

[1] 徐宇兰，杨文选. 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及当代启示——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J]. 福建商学院学报, 2024(6):1-7.

[2] 孙月翠.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当代启

示[J]. *Advances in Philosophy*, 2024, 13(08): 2114-2118.

[3] 赵伟，朱守航. 马克思社会生活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启示[J]. 理论界, 2025(5): 8-15.

[4] 王利利，吴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数字劳动”概念的批判性解读[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3(2): 133-155.

[5] 迈克尔·拉扎鲁斯，杨雷译. 异化与行动——基于青年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视角的考察[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24 9(6): 110-128.

作者简介：陈旭（2000.12-），男，汉族，陕西省华阴市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